

再談小學堂

■23級 劉永楸

以八十高齡的我患了腎臟炎(Nephritic syndrome)二年，中間治癒之後復發二次，到最近方可算全癒，但仍遵醫囑繼續服用美國仙丹(Prednisone) 每隔一日服二個半公厘，以防再發。十一月一日風和日暖由老伴驅車陪同訪問交大校友會，時過十一時蕭學長夫人賴美雲女士外出，由工讀生蔡小姐引導巡禮一番，我的印像是很好，覺得有一種「新而明亮」的感覺，有小辦公室，有會議廳，有橋牌室，有小廚房，雖無圖書室，但以交大人閱讀之廣，即有小圖書室亦不能滿足所求，只要有幾份報紙及雜誌供閱讀可矣，至於所謂寄宿之小房間，確無必要，一則防有人住進去之後賴著不肯走，二則服侍困難我也認為大可不必。參觀之後向蔡小姐索取並補足過去沒有收到的友聲，遂偕老伴下樓到王府井吃牛肉麵，順便翻閱過期的新版友聲。

在328期及335期中赫然看到蔡鎮寰學長所寫的「談談小學堂」及秦丕基學長所寫的「也談小學堂」，不免也引起了我的回憶。

好像世界上自小學就開始培養工程和管理建設人才的學府並不多，英國或許有

之，甚少在我國。上海交大可算獨一無二，我是不折不扣的上海交大，(當時還是叫做南洋大學)附屬小學補習班一路上升，十足花了十二年的時光在徐家匯磨練出來，既無跳班，也沒有留級，所以在感情和道理上，也應該來談談「交大的小學堂」，作為對友聲的貢獻，也打破「休默」已久的沈寂。

蔡秦二兄所述的，我不必重複了，就記憶所及最近到上海所獲到的資料，我也來漫談一番。

是的，南洋大學附屬小學確實管得很嚴，我們好像稀有珍貴的動物，關在鐵絲網內。不許身上帶錢，是因為辦學校的老師們認為錢這個東西很容易把小孩慣壞，少了看別人的眼紅，多了可能無惡不作，反正在校內一切都供應到家，每四星期(一個月)可以返家一個周末，(好像並非每週可以回去一次)，那怕父母不給錢用，何必帶些在身邊呢？說吃餅乾，只許學校發的泰康餅乾，並不太好，但小學生仍然吃得津津有味，我得天獨厚，有大學部的學長黃輝時常從鐵絲網空隙中送點五香花生米給我吃，真夠有味，在他是施惠，也

是消遣，等於玩動物園，在我當時感激不勝，一直到今天，總覺得台灣所有各種花生米都比不過上海交大大門口的五香花生米來好吃。

說起辦學方針確實三育並重，先說體育，因為傳統的南洋足球，在大學有外國教練Lesile及韓國畢業校友申國權，不時到南院(小學部)來鼓勵，所以我們小學生很多在半夜，天未明即起身在操場上濕答答的草地上練習，於是升到大學時總免不了有幾個特出主將。我呢，什麼什麼球都玩，足球，棒球網球都有兩下，田徑賽如跳高，撐竿跳，翻杆子，都會，那時也不算差的。智育方面數理不用說，文學則因為校長唐文治本身是文學大師重視國文之外，他的公子謀伯英文極佳，中小學裡面中英文老師均為上選，我們級任老師黃厚甫，就是國文老師，黃馥珍英文老師是聖瑪利亞畢業，教我們綽綽有餘。從鈕永建氏於民國十六年五月十八日所題，南洋大學甲戌級(民23年)紀念冊(初中畢業紀念冊由徐修德兄特贈的)中所見之中文及英作品已可見其程度之高，非今日小學及國中所能比。音樂方面秦丕基文中已述及沈叔達校長對於音樂造詣極深影響甚大外，我們因為配合大學足球隊每人都學唱啦啦隊歌，如「吡，碰，拍，南洋南洋，哪，哪，哪！」也因為是英國足球教練教唱的，所以用英文比較易聽，英文為「Chi! Pon! Pa! Nanyang! Nanyang! Ra! Ra! Ra! 另有Nanyang Will Shine, To-night, Nanyang will Shine! Sun goes down,

Moon comes up! Nanyang will Shine! 則為很普遍的小學么喝曲，以備上陣啦啦。此外如"Home, Sweet Home", "Johnny Get Your Gun"等，我們都跟著學唱。中國歌則有卿雲歌，校歌，鋤草歌等等，唯獨繪畫方面似較差。如言生活鍛鍊及德育方面，交大小學，因係住校群居，平時要求十分嚴格，內務管理尤為重視，吹號起身，息燈入寢，嚴如軍紀，一大房間之內有十六床位分上下舖，下舖之下，備有鐵箱二個，每人一個，以放換洗衣物，晨起除撩起帳子外，須摺疊被褥成豆干塊，覆以被單整整齊齊，互相比較不得或失，殷會長之浩雖比本人低二班，亦曾共同房，可證吾言之不虛。三餐亦有定時定桌定位，食後碗筷必須放置整齊，方可離去，其他生活言行也由舍監密切監視，他們相信須有適當之體罰「If You Spare the rod, you will spoil the Kid」他們的信念如此，所以很多學生被體罰過，我亦不諱言曾被沈同一老師用竹篾打過手心，相當的痛，那是愛上一位很漂亮的小同學，叫做徐維達，去親他一嘴，卻被沈老師看到，遂被罰了。雖然如此，級任老師黃厚甫對我還是十分賞識，初中畢業我仍獲到第一名，繼大學畢業，在抗戰期間，調到中央訓練團受訓，戰後在台灣調到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我的內務工作，尤其疊舖床舖，均屬優等，這不能不溯源在交大小學時所受到的基礎訓練吧！

